

爱

不

离离原上草◎著

设

防

美要设防，爱不设防，北漂的帅哥靓妹们又美又爱，但来自自身的欲望和面对外面世界耀眼的精彩与挡不住的诱惑，一颗颗漂浮的心倾斜着、跌落着……

爱不

ai bu she
fang

设防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爱不下

离离原上草◎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不设防/离离原上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5387 - 1783 - 8

I. 爱... II. 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3336 号

爱不设防

作 者: 离离原上草

责任编辑: 李至高

责任校对: 李至高

装帧设计: 尚农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5 插页: 19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83 - 8/I · 1687

定 价: 25.00 元

美要设防，爱不设防，北漂的帅哥靓妹们又
美又爱，但来自自身的欲望和面对外面世界
耀眼的精彩与挡不住的诱惑，一颗颗漂浮的
心倾斜着、跌落着……

爱不设防

一群“北漂”面对都市中的纸醉金迷灵魂倾斜裂变着。而扎实于生活跑道上的主人公乌托却以脚踏实地的拼搏与真诚的对待人生最终赢得了生活。

为什么同样的人生之路有着不同的结局呢？此书向读者诸群拓展了千姿百态的人生景观。它时刻提醒欲望的人们该怎样及时掐灭欲望之火同时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不愧为一曲生命的警笛！

作者题记

第一章 欲望的翅膀

在金秋十月，北方的落叶纷飞的时候，叶缠终于完成了中文硕士学位。她很顺利地被分配到S这个中型城市的一所汉语言研究所。

那所研究所坐落在临郊地带，研究所的五层小楼里里外外剥了皮，样子很是丑陋。

叶缠每日乘车从市中心出发到达研究所需一小时左右，而且途中空气污浊，沿路各大小型工厂群聚一处，废钢废铁硫酸水横七竖八地僵卧在马路的两侧。她一看这些乌七八糟的浊物心里就直发呕头亦直发麻。就像从前她的家乡一样的令人头疼。那时她还只是个中学生，她的眼里就看不惯那些乡邻在某个夏日的傍晚站在苍蝇嗡嗡的院心或门口手里捧着海碗碴子粥滋滋溜溜地和着脸部渗出的汗水喝着。她更看不惯邻舍的醉汉酒后用脏兮兮的手掌摸她老婆那肥厚的依旧脏兮兮的乳房还有那些因过度劳累而青黄压抑的村妇的脸。她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白日因为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活中活导致身体酸臭的男女们是如何不经洗浴就挤在一处同样酸臭的床榻上做起爱来。

她的家便居于那样恶劣的环境，但父亲与母亲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们干净勤劳。母亲是上海的知青，因为得罪了社主

爱 不 设 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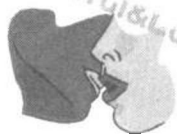
任，所以就永无回去上海的希望。

母亲生得小巧玲珑，天生丽质。社主任一双眯眼早就对母亲起了贪心。一天夜里母亲孑然一人睡在知青宿舍，半夜里聆听到有砰砰的扣门声，母亲的心紧缩一团亦不敢动一下。最后门被撞击开来。无一人知晓。当时的知青宿舍离村庄还很遥远而且当时知青们几乎都呆在城里的家。只有母亲上海的家已空无一人。外公外婆很早谢世。所以母亲只身一人仍住在知青宿舍里。

门被撞击开后，母亲只感到自己的手脚麻木而滞缓。她的身上立刻被掀了被子，裸出短衣短裤，那人手忙脚乱地剥了母亲的衣裤，母亲赤条条地被压着，母亲只挣扎了一下，那人硬棒棒的东西就进入了母亲的身体……事后，母亲得以反扑顺手抄来一根木棒，照准那人的头部就是几个闷棍，那人晕了过去，母亲以为他死了，就三更半夜地逃到野外又逃到村庄，母亲欲哭无泪，捂着下腹蹲在地上凄凄惶惶地一直到天亮。

后来遇见上地干活的父亲，父亲将昏迷了的母亲背回家……多日之后，母亲开口要父亲娶了她，父亲就欣然同意了母亲。父亲知道母亲素爱洁净，所以每日擦洗自己的身体，母亲说我们只要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女孩，父亲亦点头默许。至此母亲觉得一生能有这样听话的男人也算是她的福气，所以若干年以后上海方面抽调她回城她亦不感兴趣，因为她带不走天生农民的父亲，所以她没再动半毫回上海的心。

叶缠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里都不喜欢这个徒有虚名的研究所。因为这许多年来这个汉语言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大大小小没有一个研究项目破土而出。这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在搞



着自己的小利益，一周二次坐班日，其余时间在家搞汉语语言学术研究。可是大多数人都在家里搞着钱术研究。这里的人很清楚搞研究是要花本钱的，现今出一本书有多难他们心里清楚。枯燥无味的学问书稿有哪家出版社肯光顾？出版社大都出版一些美女作家、另类作家们的一些奇书怪书乃至类似性学报告的东西，这东西能一头扎入俗眼，让人心痒痒。文字研究能吗？

她被分配到一所条件很差的宿舍楼，整天耳朵充塞着杂七杂八的叫卖声和当地户骂街声，到了夜晚又有不断的麻将声，她简直不能再忍受下去，就找了所长要求调换一下宿舍。所长用肥肥的胖手拍了拍她的肩，说：

“小叶，我们所里能有这样的宿舍已经是省市领导的厚爱了，还有部分同事没有分到房子，组织上考虑你是硕士学位优先照顾了你，你得知足啊！”

叶缠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于是她无论黑天白天只要人在宿舍，耳朵上就插上耳机一面看书一面欣赏音乐以此来回避那没完没了的噪音。每日这样如此枯乏的生活令叶缠喘不过气来。她才二十几岁，好容易从家乡拼到了城市，难道就在这里老死不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她羡慕那些有能力出国的女人，但她还不敢冒险只身一人去他乡异国。能出去的人多数国外都有经济担保人，但也有咬牙闯关在国外撞得头破血流满身伤痕者；她听说大学时期的一名女生还未毕业就跟着一名中国留学生老外跑到加拿大的一所城市，起初混得还可以，后来那老外看上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就一脚蹬了她，可怜该女生身无分文回国回不来在那儿生存亦无法生存，索性就站在大街上做起了皮肉生意。老外玩中国女人觉得新奇，将她随便带到一个地方，就性欲大发地轮奸她，她的下体有时被那些坏心眼儿的

爱 不 设 防

老外弄得整日红肿，她便一把泪一把鼻涕地接了人家甩给她的外币。叶缠想到这儿不禁有些骨头发凉。但那些美好的生活和向往又时不时地敲击着她的心灵。她暂时出不了国最起码也得干到北京去，那儿才是她做学问人的出头之日。她想与其在这里受苦还不如到大地方受苦去，或许能苦尽甘来。

叶缠说走便走不加任何思考地辞掉了工作，胖领导还以为她另有了高就，很是羡慕，临行前一天还为她举行了小小的饯行。

是夜，叶缠带着一个旅行包和五千元全部家当只身北上。

下了火车她带着一身疲惫首先找到了她的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让让的电话号码。她打了许久没人接，她就一个人先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让让是第一个没有接受本地分配的女生，虽然她毕业于中文系，但外语却学得很精彩。

让让在北京做起了导游小姐，虽说收入不算太高，维持生计还过得去，但是后来她选错了爱人，自己才受了苦中苦。

让让经常到北京市图书馆看书，认识了一个演艺界的北漂（北京人管没有户籍没有固定收入的外来者统叫北漂），这北漂起了个外国名字，叫捷斯，长相英俊却少气质，所以很少能接到演戏的活，偶尔接到也只是充当一些末流的小角色，尽管如此他亦乐此不疲地接纳。否则就没有饭吃就付不起房租。

让让那时鬼迷了心窍，明明知道他一无所有和自己一个样的北漂，还和这个捷斯注了册结了婚。

捷斯把演戏的那点功夫全都用在了与让让做爱上来。起初两个人的薪水多少一个月下来也能赚个千八百的，虽算不上富



美要设防，爱不设防，一颗颗北漂人的心在倾斜、跌落……

裕但糊口还是满可以的。可是到了有一天让让怀上了孩子，那千头八百的可就不顶用了，捷斯要她拿掉孩子，她坚决不！捷斯一面搂着她的渐次粗肥的腰一面哄她道：

“亲爱的让，我求你了，咱不能现在要孩子啊！”

让让没好气地瞪了捷斯一眼，说：

“现在要孩子怎么了？莫非你想与我离婚不成？美你去吧。”

让让说这话时，捷斯的一双深沉的大眼睛明显地呈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忧郁。捷斯不再说话。只是用一双如女人般的细瘦的长指抚摸着让让，使让让一忽有欲睡的感觉一忽又有了突然升腾的性欲，她把捷斯放在她那圆圆的长着一对深酒窝的脸上的手臂挪移到她的下腹，她要他很好地抚慰她腹中的正在孕育的小生命。但是捷斯并没有像让让预想的那样满足让让这点小小的需求，而是毫不情愿地抽回他的细手。

捷斯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接到任何角色任何剧目了。捷斯为此愁云密布。他看着让让那副幼稚天真的样子简直要发疯了。这天晚上捷斯没有回来。这是他们结婚二年来的第一次空夜。让让斜倚在沙发椅上不由得一阵胆寒。

让让一个点一个点地盼着守着，楼道上仍没有响起捷斯脚步声。让让只好给他们的好友乌托挂了电话。乌托的手机没有开机，她只好呼他。不一会儿乌托给她回了电话，说没有看见捷斯，但他可以帮她找，让她别焦急，耐心地等着。

让让怎么能不心急呢？她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个不停，不管捷斯有无钱财，她爱他视他为她的掌上明珠这一点她确信无疑，不然她也不会嫁给他。在此之前她差一点为了那能通天入地的钱币和某个款爷上了床，但是他那一身颤抖的肥肉

爱 不 设 防

和焦黄的一排板牙让她扭头跑掉再也没回头。从那一刻她懂得了钱并非是万能的，它只是针对某些人而言。

难耐的时光一点一点地从她身边流逝，她坐立不安，她在那所租赁的房间里差点晕了过去。那所房子远离繁华的东西长安街，也不在热闹的王府井一带的杂院区，它靠近中关村高耸入云的楼房后身，它像个可怜的病孩子歪斜地被那群楼房死夹在中间，所以无论黑夜白昼室内一律呈灰暗状。这里的本地居民几乎都投资住进了新楼房，因此这儿的房子也都逐渐被出租了房客，价格亦很便宜。还不到五点钟，室内完全黑下来。让让没有开灯，她让自己完全置身于黑暗中，这样很符合她此时的心情，她或多或少能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她已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她很需要休息了。更何况肚里的胎儿在一阵阵揉搓她的那颗脆弱的心。

乌托开着自己的那辆黄色面的绕遍了北京城大大小小的餐厅酒吧也没能找到那个捷斯。他甚至将车开到了北京近郊以及十三陵、长城和颐和园等处，最后他失望地将车开回市内在一家餐馆停下来，他已饥肠辘辘，他大步走进餐馆向老板娘点了一碗肉丝泡面、一盘花生米、一盘炒菜、一瓶北京啤酒，大口吞咽与豪饮起来。

因为他是这家快餐店的熟客，老板娘京子便上前打趣地说：

“瞧你跟赶投胎似的，赚钱不要命啦？”

乌托头也没抬边往嘴里送面条边回答老板娘道：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赚到一分钱，让车空跑了整个北京城。”

“你有病啊？”老板娘京子表示出万种不解之状。

“我是在为朋友找朋友，找了一圈连那家伙的影子都没有



美要设防，爱不设防，一颗颗北漂人的心在倾斜、跌落……

碰到，晦气。”

老板娘京子手里搓弄着茶具，立在柜台前又插言道：

“不是我说你兄弟，这年头还有你这样铁心朋友，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你为他插了刀，待你有事他可不一定为你插刀。你没听人说好人做过了头要倒运的。你这一天若要载客起码也有几百元的收入，你说是不是？”

乌托将酒瓶子放到桌子旁边，态度有些愠怒地说：

“我说老板娘你怕我付不起饭钱怎么着？”乌托用一种极为锋芒的目光审视着京子。

老板娘京子立刻闭了口，连忙陪笑说她绝没有那层意思。

酒足饭饱后，乌托驱车回到了自己与朋友亩涛合住的在王府井附近的一所公寓。他掏出钥匙打开门看见依然写诗的诗人亩涛在伏案写着诗句。他没有打扰他，一头栽倒在自己的床铺上。他太累了，不一会儿就打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噜。亩涛连忙推了他几下，他哼了几声又重新打起呼噜。他的睡姿像他的人一样的大度不拘小节。

其实乌托大学毕业后就被分回家乡的小城镇做起了人民教师。凭他的才华他本可以留在那所繁华如这京城一般的省城，但是如今的毕业分配如果一没钱财二没门路，那就等于判了自己的终生流放。他偏偏就属于那种一没钱二没门路的主，尽管他写的诗在全国各家杂志发表并获过奖，尽管他的外文水准达到国家级标准，但是这年代出类拔萃的人数不胜数，大学生铺天盖地。他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回到家乡一所中学教了五年书后就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原因是他想把以前的诗凑成集子出版。拿到出版社，出版社社长拉着一副长脸对他说他起码也要拿出一万元诗集方可问世。乌托觉得简直是开玩笑滑天下之大稽。他顶讨厌现在动不动不管好坏不分质

爱 不 设 防

量有钱便能左右一切的做法。但这是一种扭曲的历史潮流谁能抗拒得了呢？惟一切实可行的就是改变自己。

亩涛在充满激情地朗诵着自己的新作——《假如》。亩涛以一种深沉的速度自我欣赏着这种情韵：

假如我还能有一线光明
我就要普照那发抖的生命
假如我还能风起云涌
我就要掀开大地苍老的表皮
让那些稚嫩的幼芽破土而出吧

.....

乌托忽地坐起来，他声音略带嘶哑地说：

“假如那个捷斯从此消失，那个让让怎么办？”

亩涛正在朗诵兴头上忽给乌托这一杠插来，自是莫名其妙的随口甩出一句：

“假如捷斯找不到，让让方可再嫁人。”

“说得轻巧，那个让让对捷斯是死心塌地。”乌托无奈地摊开两只肥硕的大手说。

乌托伸了伸腰身打着哈欠从床上一跃而起，他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粗杆雪茄一边吸着一边大口地吞云吐雾呛得亩涛直咳嗽。

乌托看着亩涛的样子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训斥的话亦脱口而出：

“我说一个男子汉学着粗犷一些好不好，动不动就掩鼻摇头跟女人似的，我一拿起烟你就咳嗽不止，感情我为了你将烟戒了不成？”



美要设防，爱不设防，一颗颗北漂人的心在倾斜、跌落……

亩涛看了一眼被烟雾裹挟的乌托，知道乌托一抽粗杆雪茄肯定又有了什么心事。亩涛比乌托年小五岁，实年二十五岁还在边打工边念硕士学位。平日里他缺这少那之时总是向乌托伸出手来，乌托也总是毫不含糊地从兜里掏出一把票子递给亩涛，亩涛每每总是感动得要哭，乌托就趁机取笑他是两性人，和善地告诫他说爱流泪的男人没出息将来亦做不成大事。亩涛就拼力把眼泪从眼眶内压挤回泪囊里没有让泪水流出来。乌托就势拍了亩涛的并不宽阔的肩胛说：“这才像我的好兄弟。”

亩涛站起身来，将案子上的文稿收拾停当，然后去了浴室为乌托打来一盆冷水，又将乌托的毛巾放入水中。他将脸盆端到乌托身旁的椅子上，轻轻地叫了一声：

“大哥，洗洗脸凉爽凉爽。”

乌托转过身来看见亩涛那一副柔弱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亩涛，你真像是我的媳妇呀！”

“来世吧，能做大哥的媳妇是有福的。大哥你是人大度量，这些年来若不是遇见大哥你，小弟我还能念什么硕士，早回到我那偏僻的山庄当‘缩士’去了……”

乌托打断了亩涛的陈述，他忽然想起在家里等待他消息的让让。他把那支醒神的雪茄掐掉扔到烟缸内并看了一下表，时间指在六点三十分左右。他对亩涛说了句他有事要出去，就拿了车钥匙走出公寓门。

亩涛站在阳台上望着消失在夜色朦胧中的北京大街上的乌托，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孤独和悲鸣感来。二十五岁的亩涛的那份孤独不仅来自环境上而且来自心灵上；若是他有钱财若是他有房子若是他已经功成名就，他身边定会有无数女孩子追他。

爱 不 设 防

他不是本地人并且他也深知北京的女孩子精得很，她们不像家乡的女孩子那么容易知足和满足，她们吸男人的血吃男人的肉，将男人吃得瘦骨嶙峋。最后才能定终身。尽管如此他亦要尝试一下追女孩子或者被女孩子追的滋味。

苗涛望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北京的夜晚，心头更加烦恼，他刷地拉上十层楼房的窗帘让自己彻底与世隔绝，重又坐到写字桌前顺手拿起了徐志摩的诗集翻阅起来：

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我是在梦中……

是啊，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呢？我是否在梦中？我的孤独我的惆怅我的寒酸到何时是个尽头？难道念完硕士就有了希望了吗？北京人才济济，他只不过是万粒尘埃里的微不足道的一粒，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不得而知。他现在只能像老黄牛似的拼力拼力再拼力去完成他应该也是必须完成的事情。

乌托的面的绕过天安门广场绕过高耸入云的北京饭店，然后又穿街走巷地绕过无数筒子楼，最后来到让让居住的地方。他飞快地上了楼，轻轻地扣响让让的房门。只一二下让让就飞快地将门打开连门灯都没有开，室内亦昏暗一片。让让一打开门就以为来者是他的捷斯。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乌托，乌托被让让抱得脖子都胀红了，而且又有些难为情，他连忙用力掰开让让死死扣在他肩膀上的手。他顺手开了灯，让让给灯光猛地一刺这才认出来者是乌托。

让让急切地追问着乌托有关捷斯的下落，乌托摇了摇头，他不由自主地从兜里掏出烟来。乌托真不知怎么才能安慰这个痴情又痴心的女人。



美要设防，爱不设防，一颗颗北漂人的心在倾斜、跌落……

让让见乌托半天不说话，猛地抓住乌托的胳膊摇晃起来。

“乌托大哥，你说捷斯到哪里去了，你说，你说嘛！”

乌托昂头吐出一股烟圈，那烟圈像是一个卡通的年轮隧道一圈圈地盘绕在乌托的头顶上愈加显示出乌托的成熟和凝重。乌托声音缓慢而深沉：

“让让，你现在必须看开些才是，有什么困难只要乌托大哥在都会为你解决。你想一个男人不告而别，允我说一句不吉利的话，除非那个男人死了，否则，否则就是不再爱那个女人了。”乌托又重复道，“是的，不再爱。”

让让已经声嘶力竭，她大声地喊着：

“不、不、不！”一头栽倒在乌托的脚下。

乌托连忙掐灭烟头将让让抱起快步走下楼道。他把让让平放在车的后坐躺椅上然后向最近的中日友好医院驶去。

医生严肃地告诉乌托，说：

“你这个当丈夫的怎么搞的，你太太怀了孕不能受刺激，知道吗？”

乌托啪地拍了一下医生的桌子下意识地心里骂道：

“捷斯这畜牲真是没人性。”

医生给他这一拍一怒吓了一跳。

“干吗呢，干吗呢，你发什么神经，难怪你太太晕了过去，有你这样的丈夫算她睁眼睛。”

乌托无端地挨了骂更加气血冲天，他握紧拳头仍然在心里骂道：

“狗东西捷斯，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爱恋过的女人？真是岂有此理。”

让让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加之身孕和刺激，所以让让才晕了过去，让让本来身体棒棒的，感冒发烧都很难遇，经这一打

爱 不 设 防

击，她脸色蜡黄，点了两瓶葡萄糖注射液才算有了星星红晕。她感到一阵阵口渴，她挣扎着要坐起来，乌托急忙扶她躺下问她需要什么，让让说口渴，乌托就箭一般地飞奔下楼，他来到楼下拐角处的小卖店买了几瓶矿泉水和一盒巧克力后又飞也似地奔向医院门诊静点室。

让让接过矿泉水咕咚咚咕咚咚地一口气灌进一瓶矿泉水，这才意识清醒地注意到一直在医院陪她的乌托。泪水立刻泉涌般从她那如外国女孩的深澈眸子里流淌出来，她声音微弱而颤抖地拉过乌托的手，说：

“谢谢你，乌托哥。”

是夜，乌托将让让送回住处已将近零点。他为让让买了许多吃的东西，然后扶让让躺到床上，为她盖好被子。

“让让，时候不早了，你好好休息，明日我再来看你。”乌托说完轻轻带上房门向楼下走去。他拐了几个黑巷口进入他的面的，他心情无比沉重地开着面的。尽管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夜晚霓虹闪烁像夜巴黎夜香港夜上海一样风情万种，但乌托的心思没有投入到这不夜城的喧嚣和沸腾里。他将车开到王府井附近的一个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门前停下，他在车里想了想还是决然下了车。他刚一走进酒吧的旋转门，老板娘满脸堆笑地凑上来：

“先生是来找小贝偶吧，她正和客人做生意，要不找别的小姐你看如何？”老板娘带着祈求的神色望着他。

乌托推开老板娘同时往老板娘手里塞了二张百元人民币就径直向 001 房间走去。

小贝偶原是从湖北来的打工妹，她在一家商场给一包租柜台的老板打工，干了几个月。那老板突然失踪连她辛苦积攒的